

第十四回 折宮花文才一種 奪春魁錦繡千行

詩云：

識得之無滿座傾，蜜蜂老鼠盡爭名；吟詩作賦非難事，不惜囊空便有成。

又：

讀書何必苦疑猜，孔孟傳心竅暗開；莫道聖人無見識，達財原不是真才。

趙雲客同錢金二位，先往禮部報了名字，即日備下卷子。至第三日早起，王御史親送三人考試。進了午門，御筆親題試萬言策一道，應制詩二首，時曲一段，判語五個。雲客將平日長才，上獻天子，策上天子擢為第一。錢通金耀宗皆低低搭在榜上。在京報子，盡到王御史衙中來，一應使用，老王替他打發。

原來順帝當日，深怪各省及府州縣考試的私相授受，全無真才實學，可以輔國安民，所以親自策試。那一榜取中一百二十名，趙雲客為榜首，特恩欽賜狀元，賜宴殿前，簪花遊街三日。

王御史不勝忻幸，第一日備酒衙中，與三人賀喜。錢神甫與金子榮商量道：「我們兩個，幸運老王提救。如今僥倖功名，皆是老王之德。聞得他家中只有一女，尚未許聘，狀元趙雲客，又無內室。我們特地與他作媒，成這一門親事。」

金子榮道：「此事甚好。」

趙雲客遊街赴宴回到寓中，王御史出來迎接，並錢金兩位一同坐席，分賓抗禮。雲客深謝抬舉之恩，得有今日。酒至數巡，錢神甫道：「趙年兄青年俊秀，果魁天下，真是文才可據。但是有句話，還要告王老先生得知。趙年兄的家事，晚生輩少時同學，稔知其詳。他的令尊先生，因要與趙兄覓一佳偶，至今尚不曾聘得年嫂。前日聞得老先生有一位令媛，待字香閨，晚生意欲作伐，為金馬玉堂之配，不識老先生可使得？」

老王笑道：「學生家中，止生一個小女，心上也要擇一佳婿，故此還未許字。今狀元果無尊閭，又承兩兄厚意，極好的事了。」

雲客謙恭盡禮。酒筵散後，錢金兩個，盡力攬掇，老王也就許允。先要寫封家書，打發一人回去與夫人說知，好待趙員外家來行禮納聘。趙雲客當夜也寫一封家書，附與京報帶到家中，第一樁先說速往揚州府前王御史家，將財禮聘他小姐。

次日早起，王御史的家人也發回去。趙雲客的書信，也付與京報，一徑到錢塘報喜。當日又游了街，晚間往別處赴宴。到第三日，趙雲客想道：「今日遊街已完，以後在京把這些各位大老，相會一相會，便好先上一本，辭朝出京。一來省親，二來完娶姻事，不過月餘，就有回家之期。諒朝廷自然從允。」

不想這一日遊街，又撞著一件奇事。京中王府貴戚，但是每科遇著狀元遊街，各府內眷，以為奇貨，無不擠立府門，看迎新狀元。道是天上的文星落在下界，每到戚里朱門，便要擁住馬頭把狀元的相貌，從頭至腳看個不了。

年老的贊道：「鼇頭獨佔，斷屬老成。想是萬民有福，又添出一位宰相的胚子。」

年少的贊道：「那樣郎君青年大發，不知那一家有福的佳人，嫁著這一個才子。」

在京婦女，人人羨慕趙雲客是個風流年少，人才體貌，迥出凡流。只這一年看狀元的，一發如意，早晨擁起，傍晚尚難脫身，倒擁得執旗把傘之人，腰酸腳軟。

只見行到一處，卻是駙馬府前，那駙馬姓韓，有一個郡主，小名叫做季苕。

生居金屋，少長玉堂，自然比不得荊釵裙布的模樣。又生得一種性子，與世上婦女大不相同。常道：「我等人家，那怕沒有富貴子弟為配？只是有才無福，有福無貌，俱非男子。」

就自小立下一個主意，必定要嫁個狀元。前歲開科時節，他年紀也略長成，因見狀元有六十餘歲，不好將身許聘。淹留歲月，近已及笄。昔聞廢科一詔，心上好生煩惱。父母也曉得他的意思，不敢輕易擇婿。就是朝廷策士，也虧得那駙馬因女兒有這個志氣，他進朝入奏，把天下才人待用之語奏了幾句，朝廷便有親試的一段事。如今恰遇著趙雲客首折宮花，季苕郡主生平這番念頭，正好發洩出來。又因那一日迎到府門，看見雲客面貌，越發定了主意。次日早期，駙馬就進一本，把女兒素志，上達天聽。

駙馬都尉臣韓呈一本。為招婿事。

奉聖旨：

郡主韓季苕，許聘狀元趙雲客。該禮部即日議禮成親。

禮部接出此本，就往狀元寓中，來議姻事。宴客忽聞聖旨，難於擺脫，使與老王商議。

王御史道：「小女之事，雖未成親，奈前日已發家書回去。家中見我的書，自然擇日納聘，鄉里之中，盡曉得與趙家攀親。今日奉旨招婿，辭又辭不得，為之奈何？」

趙雲客念切玉環，就是絳英、素卿也還是第二樁心事，何況牽連國戚為籠中之鳥。當夜就寫成一本，清早親自入朝，把已經聘過御史王某之女，理難再娶，堅執不從的話上奏。也奉聖旨，批發禮部議覆。禮部大臣，即約王御史並狀元駙馬，會議姻事。趙雲客報定宋弘之義，韓駙馬引著王允之情，禮部會議未妥。酌量調停一說，便覆奏道：臣部會議得郡主姻事，狀元趙雲客已聘過御史王某家女，義難離解。今郡主奉旨招親，又無違旨之理。臣部酌議，如晉相賈充故事，特置左右夫人。趙雲客先在京中，與郡主韓季苕結親。即日同郡主歸家省親，並娶王氏。庶情義兩全等語上奏。奉聖旨：依議行。

卻說郡主秀苕，思想天下做狀元的，有得幾個？若是錯這一次，後邊再遇著一個年老的，教我怎生定奪？如今莫說有一個王家小姐，就是有一百個王家小姐，也顧不得，定要隨他了。做女子的，但凡爭寵專權，盡是外邊體面，與切身之事，全無補益。今後那管他有妻無妻，次妻正妻，只嫁了個狀元，就完我一生的心事。凡事寬他一分，倒落得個賢德之名。

聽得禮部覆奏已准，心上十分歡喜。駙馬也思量狀元難得，每事依順。見了部議，便擇下吉日，與狀元成親。

趙雲客既奉諭綸，便圖入贅。乃至正日，先謝了王御史，一徑到駙馬府中。

自想道：「今番入贅，比不得別家。不知那郡主性格如何，容貌如何。」

心內憂懷鬱結。挨至府門，燈影成行，彩球高掛，洞房花燭，自是侯王體致。不比世間嫁女，多添得幾件衣裳首飾，便道一場大事，只管把男家責備，要爭幾副糖桌。

結親之夕，雲客細看郡主，卻也古怪。別人娶妻，經營了許多年代，才討得一個女兒還是非麻即黑。偏有趙雲客撞著的，就是月裡嫦娥，再沒有一件不生得端正。雲客心念。季苕花容月貌，也與廣陵城裡美人不相上下，只不知他性格可是好說話的。當夜被底綢繆，雲客極意奉承，專為求他真心，合到玉環小姐身上去。

說這秀苕，被雲客甜言美語，打動情腸。道是不惟趙郎才貌天下無雙，看他這一段衷情也考得個第一。但凡有關雲客身上的事，他倒百般依順。相交月餘，日裡出外赴宴，傍晚回到房中，不是談論古今，考究詩賦，就是彈琴著棋、看花飲酒，也略把雲客家事問些詳細。

兩情和合，如魚得水，專待辭朝，與雲客同到錢塘家裡去。

雲客探知季苕心中坦蕩，更兼情意纏綿，漸漸把左右夫人之旨，露些心跡。

季苕全不關心，任他從便。雲客大喜，乘便往老王寓中，商量歸計。王御史聞知郡主賢德，知道他女兒後日的醋量自然不消開壇，愈加歡喜。便與雲客算定歸路。

雲客乘便進朝，先陳省親之念，後把娶王一事拖帶幾句。朝廷許允。一徑出朝，來辭駙馬說道：「暫歸錢塘，即日在京奉候溫靖。」

駙馬以前，原奉有左右夫人之旨，不好相留。又見郡主秀苕，夫妻契厚，他便放心得下。奩資等項，色色整齊。雲客擇日起身，又往王御史衙中，告歸婚娶。

老王道：「老夫在京，一時難得脫身，小女姻事，自有拙荊可以作主。事也不必過費。」雲客拜謝而別，行旌南指。季苕辭別雙親，餞行杯酒，留連數日。

雲客思念家鄉，睽離已久。當日西湖乘興，流寓廣陵，自後花下奇緣，月中良遇，情懷於種，迷戀忘歸，及至羅網忽張，驚魂靡定。

雖則香閣提救，終為荒驛相羈。定省晨昏，缺然未講。難道才子多情，偏不想著父母的？

只因雲客所遇，盡是軟麻繩，把一個才情蓋世的郎君，一交縛祝人只道雲客的心腸，長者薄而婦人厚，不知慈烏之戀源自邀切。所以當日，將次出京，反添些悲歡離合之感，全不把富貴功名，裝成嬌態，但指望立刻就到錢塘拜見父母，便將這些美人，聚集一處。他還要把舊日的親情友誼，報答一番，也見得山川種秀，祖功宗德，發出這一段功名，正好在鄉里之中，做些正經事體。

看官，你道別人中了科甲，個個像蘇四郎，佩著六國相印，不但貧交故舊，就是兄嫂，也該俯伏迎候，父母也該頤指氣使，每日早起在家堂香火之前，祝願裡中弄出幾樁閒事，好於從中占得銀子，因此貧交故舊，漸漸生疏。偏是雲客中了狀元，心內全無此念，豈非癡想？看看的錦衣歸故里，那趙員外在家，自應做些好夢。只不知報狀元的，可先到家幾時了。

評：憶餘往時，讀書城東小樓，與白香居士討論時，義得失，雅相善也。白香一夕感古名媛事，手拈一題，並操新稿見示，讀之令人快心。因率鄙意亦作一篇，不復自計工拙，回中偶有試事，聊附於末，以博一哂。白香英才蔚發，自是金馬玉堂人物，行將幾萬高擢，而餘僅以卮言，重災梨棗，亦足感也。

問西子亡吳，其功耶非耶？吳亡而不與之俱亡，其貞耶淫耶？

嘗謂西子非婦人也！其殆於越之元勳，春秋之智士乎！當勾吳之爭雄天下也。封豕長蛇之勢，逼於鄰國；會稽之困，危如繫卵。越之君若臣，無所展其才。

而大夫種之第三術，得行於其間，遂令閨閣芳姿，振聲千古。蓋越之存，不存於生聚之後，而存於夫差荒淫之一心。吳之亡不亡於好色之時，而亡於極好色之意，使忠諫不得進一言。究之存亡之徵，操之一女子。而此一女子者，亦何庸心節義，以自全其守貞哉！越存而不以居功，吳亡而不以任過。想蓮洲之遺粉，追響靡之餘音，有令人置思莫罄，要非可以豔舞清歌，輕論西子也。

今之議西子者，鮮不曰石室全生，三津得返，非越大夫之功，西施惑敵之功也，其揚名也，固宜，或又曰豺狼出柙，麋鹿游台，非吳君臣之罪，暴戾荒縱之罪也，其垂誡也亦宜。

至若逞容報越或以為貞，冶質傾吳，或以為淫，凡此皆不足以定。西子當其時，待字苧蘿，守身諸暨，浣紗溪水之上，亦何曾懸計，後日玉堂金屋，有人焉付興亡於逝水者乎？

初不過隱幽蘭於芳谷而已。及其進舞姑蘇也，越之幸而非西子之幸也。訪美裡人遺謀，窺牧宮之故智，此其心知有越，而不知有吳矣。知有越，則凡可以煽處者，無不陰寓其權宜。沼吳適所以興越也，而何必但亡？愚故曰越國之元勳也。

然烏盡弓藏，越興而種困，使西子邀功於越。安知非昔獻之以解厄者，即誅之以示戒乎？跡其行事，能損吳於全盛之時，復能全身於喪亂之後。雖吳越春秋，不載其末局，而稗官野史，相傳與范蠡偕行。則其行藏之術，又何如哉？

愚故曰春秋之智士也。雖然千古以來，以色傾國者多矣。壓弧箕服，一笑成災，霓裳羽衣，三春賈禍，以為治容之誨。

貞少而淫多，即墮粉樓前，尚不能保季倫之家室，況嬌姿麗質，亂君心於傾敗者乎！

吳亡而罪西子者，比比矣。罪之，則不得以貞目之。此老儒塞井之見也，而非所以服西子之心，且國家疇不知有忠佞之分乎。吳之先，以用子胥而強，其後任宰嚭而弱。彼爭長黃池，侈心齊楚，縱無西子，亦終必亡，又奚罪焉？

後之玄宗，得姚宋而治，得李林甫而亂，如必謂馬嵬負國？則唐之前，掌中歌舞，浴室凝光，未聞漢成之失國也。唐之後，高曹向孟，代有賢德，而宋浸弱又曷以故。以是知吳之亡，亡於復諫，而非亡於縱淫也！

詩所謂「西施若道能傾國，越國亡來更是誰」者，良有以也。然則以貞淫擬西子者，則又過矣。夫天生一美人，以充離宮之奉事。非若關雎述匹正名分而定天下也，其寵之也不足重，其疏之也不足輕。

彼西子者，名花濃豔等耳，使必律以貞淫之道。則是古今來必姜源太姒而始稱為婦人也，此又迂儒之解也。雖然愚有為西施憐者，不在被亡國之名，而在處亡國之事，夫天生一寸士實難，天生一美人亦不易。彼美人者，不用之於燕處宮闈，而用之為行權納間，究之存亡致感。斷粉零香，杳然如夢，回首彩蓮之徑，傷心禾黍之悲，即不能國亡興亡，如玉樹後庭之井，又何必論其功與罪，更何必計其貞與淫耶？

然而猶有幸者，後之人雖樵夫牧豎，莫不念姑蘇之舊跡，而推究芳容。彼其始進於吳也，固與鄭旦同其御，而鄭且至今無聞，夫

西子者，亦豈僅以一身之歌舞著名吳越者哉？或曰西施，孔雀名，古人借此以名美人者，亦猶趙後之名飛燕，崔氏之名鶯鶯是也。說見李義山詩。

[返回 >>](#) [繡屏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